



• 非 占 高 與 玉 玲 阮 •

建意識的流毒，一切沒有出息的沒落意識的影響，可惜她以「屍諫」之後，社會上的作惡並未因此而消滅，使我們的藝人永遠抱恨於地下，當時大家憤慨得像一經要爆發的火山，接着有

「塑造阮女士銅像，建築墓地公園！」

「籌備阮女士電影藝術獎金！」

的呼聲很高，可是：一個月，兩個月；一季，兩季；一年，兩年……到如今將十年了。

一條淞滙鐵路把上海隔成兩個世界，一面是覺醒，一面是多麼的平靜，多麼的安定。荒寥的田野，疏落的有幾株葉子不豐茂的弱樹，雪白的羔羊顯得很潔白，但是又很孤獨，在冷寂的晴空下咩咩的哀鳴，像有訴不盡的苦衷，墨黑的死水，却映得出很白的倒影，單零的小船在河裏撐槳長槳，在水面上起着刺刺的漩渦，欸乃的遲緩的行向黑水河的盡頭，烏鴉在枯樹上打轉，找不

到歇腳的株枝，「哎呀哎呀」的嘆惜着。泥路又是那麼的崎嶇，又是那麼的長。

遠遠的飄來了丁丁的金石聲，遙遙的就看了巍巍的牌頭門，栽在陰霾的層雲裏，露着深黃的圍欄腳，牌樓門上的四顆直排的字金燦燦的在暮色裏閃着光：「聯義山莊」。

山莊的左牆外是一排矮平房，毗連着一條瓦頂的涼棚廊，縱橫的堆着一塊塊未完成的石碑，和一簇簇正在刻鑿的工匠。單調的鑿聲和呀呀的鴛聲斷續的應和着比沒有聲音更覺得恬靜，空寥。

灰濤的天空像一隻大布袋，袋着山莊裏一大簇的樹林，青的樹葉，白的石碑，一對對石獅子動也不動的蹬在墓前，洋洋的寫誌銘刻着安息者生前的光榮史，一切都是過去的事了，祇有一塊石碑留着一點現在的紀念，這一點的紀念中就找不到我們的藝人阮玲玉的一方。

看守者嘆着人生的無意義，祇少他在這艱難的時代中還是留戀着，不捨得放棄生活，但這山莊裏安息的都是生之以外的一羣，在這一羣中不管他的墓誌銘做得怎麼美麗，墳墓築得怎樣精緻，好像都沒有阮玲玉所留下的印象值得留戀，可是阮玲玉的墓在那裏呢？

跑酸了脚也還是找不到阮玲玉安息的一方土，承看守者的熱忱迂曲的又繞了一個大圈子，所經過的雕欄裏亭都無心欣賞，一株樹一株樹，一塊碑一塊碑在眼簾前掠過，跟着看守者一拐彎再拐

彎，來到一個很精細的墓旁，看守者停了脚，也不聲，也不響，也不說這是阮玲玉的墓。

石檻上刻着的都是歷史故事的浮雕，淨則整齊的石級，高的是樹，低的是花，躺在地上的是油油的吉祥草，大理石墓蓋的四周，點綴着石桌石燈，石拜台石供桌，石蠟台石香爐，石碑上刻着雲彩和花紋，閃着金色的字，但不是阮玲玉。

看守者知道憑弔者誤會了地方，指着隔壁的一穴，簡單的說了一個字：「這！」

呵，這？平坦的一方草地，周圍沒石欄，和另外一排的墓毗連着，祇是隔着一排矮樹，左面是一株不肯紅的楓樹，右面是一株赤裸裸不着一片葉的刺薔薇，除了兩株挺拔的寶塔式的青柏之外，中央隆起四五寸高的就是阮玲玉的安息地了，雖然沒有墓誌銘，但她的事蹟和過去，比有墓誌銘更清晰的留在人的印象裏，這不是阮玲玉的安息地呢？真使人不相信，連墓碑都沒有一塊！

爲什麼沒有墓碑呢？這真是不解的謎，大概阮玲玉沒有重疊深重，禍延妣考的不孝子吧？那末就是願共枕不願同穴的人破費一點刻碑的錢，也決沒有人會指謫說有那麼多錢而不節約呀！

看守者指着斜對面的雙墓說：「要不是她家裏的人葬在此地，她真不給葬在此地呢！一年到頭也沒有一個家裏人來探望她！」

「一年到頭也沒有一個家裏人來探望她？」心裏付着，大概是生前她怕透了人，不立一塊碑，好使人找她不着，但對面的那兩塊高大的石碑却不怕人去找着他們嗎？那碑上刻的：

廣東香山縣唐家鄉
唐公遠姪之墓
廣東中山縣唐家鄉
唐母盧氏之墓

兩旁兩株高幹的青樹，楓葉不怕羞地紅得像血一般，闊大的碎石子水泥的墓蓋，周圍擁着綠油的吉祥，最觸目的就是那個血紅的「唐」字。

唐字究竟是有歷史的，唐明皇生殿七月七的監誓，賦得靈驗：天長地久怎沒有盡時，像此根綿綿無絕期吧！

• 阮玲玉的墓道 •

